

◇轻叩名门

乔宗玉

后圆恩寺胡同



夏日,我顺着南锣鼓巷往后圆恩寺胡同一拐,只是五步之遥,便把南锣鼓巷的喧嚣抛到了脑后,转而沉浸在后圆恩寺胡同的静谧中。北京的老胡同不多了,抬眼望去,大槐树、大榆树绿叶遮天蔽日的老胡同亦不多了,有着“老北京”宁静、安逸的老胡同更不多了……后圆恩寺胡同恰恰是这么一条散发着传统京味文化的老胡同,没有商铺,偶尔几声单车铃声,如果禁止汽车通行,这条胡同堪称完美。

后圆恩寺这条貌似平常的胡同,隐藏着几处不平常的宅院。茅盾故居、镶黄旗官学(现为黑芝麻胡同小学)、友好宾馆(历经前清王府、蒋介石行辕、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处、南斯拉夫大使馆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的变迁)。我时常羡慕北京人,从小在胡同里玩大,满眼不凡处,自然见多识广,凡事不惊不乍,大气悠然,这便是首都的文化福祉吧。

镶黄旗官学,作为一所小学,基本上大门紧闭,我从门缝里也瞧不出什么端倪来。清末,当局者搞教育改革,镶黄旗官学更名为八旗第一高等学堂,听起来挺震撼人的,如同今天人们口中的“北大”、“清华”。据悉,晚清,满清统治者为了让子弟振奋,挽救奄奄一息的大清江山,特地从美国进口全套英文教材,实施最先进教育。无奈,八旗子弟“铁杆庄稼”吃惯了,不愁前途,依旧醉心吃喝玩乐,没几年,大清也玩完了……

友好宾馆,现在好像变成了会所,永远铁门紧锁。由外面看园子的一角,却有些残败像。据说这园子中西合璧,我曾经在电视台节目里看到过里面的场景,确实是美轮美奂。当初,建园子的庆亲王奕劻之子虽然没有什么大作为,但在园林艺术的鉴赏力上一定是一流的,只是他也没想到自己很快就失去了这个园子……这便是,世事无常,“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裳”。

茅盾(1896—1981)的宅子在后圆恩寺,不算太起眼,甚至远不如郭沫若后海故居庭院深阔。两进四合院,前院搭着葡萄架,挂着一架秋千——茅盾为孙女亲手做的……茅盾1974年到1981年生活在此处,可以说,后圆恩寺胡同记载了茅盾平和、淡泊的暮年生活。从茅盾生平图片展览,我们看到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何变成一个挥斥方遒的“愤青”,再变成成熟稳重的文化官员(茅盾为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),然后,是“文革”时的低迷,“文革”后重新振作……

我注意到,在打倒“四人帮”后的4年,茅盾写了60多万字近百篇文章,可谓“高产”,但这些都如他中年时写的小说《子夜》、《林家铺子》、《春蚕》在读者中影响大。于我个人而言,我最喜欢的是他1941年创作的小说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,那含蓄、隐约的男女情感,凸显出中国式恋情的凄美。

1949年以后的茅盾不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的形象,他在人们面前展现的,更主要还是一位文化领导者面目,作为文人“布尔乔亚”的一面,被茅盾自我长期克制。我前几年看到茅盾曾经的恋人秦德君的回忆文章,她说起两人分手后再度相逢,说起水果摊前茅盾看见秦德君,立马溜进小轿车……这一幕想象起来,确实有几分滑稽,彼时的茅盾已是文化部长,却始终难解往日心结,以他善良的个性,他必定认为自己终身愧对秦德君。1981年,秦德君收到茅盾丧礼请柬,曾经的爱侣,最后一次见面,却是死别……

1978年,茅盾站在门口送客的照片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垂暮的茅盾,双眼中,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淡,经历了无数次的花开花落、月缺月圆,悟透人生悲欢离合。茅盾临终前的遗愿,一是请求党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;二是将平生稿费25万元捐献中国作协,专门奖励优秀长篇小说。这两个遗愿,体现了茅盾共产主义信徒的一面。作为知识分子,茅盾内心始终有一个“道”字,所以,人们依旧怀念他。并且,作为文化官员的茅盾,不论是个人文学艺术修养,还是组织能力,也是令人敬佩的。■

◇大地飞歌

高虹

校园民谣,风起何处

最初的校园民谣来自海峡对面的台湾宝岛,那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,从刘文正的《乡间小路》,潘安邦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,到罗大佑的《童年》,齐豫的《橄欖树》等,大批具有校园风情的歌曲涌入内地,首先在全国各大高校唱起,遍布校园每一个角落,连空气中都弥漫着“我从山中来,带着兰花草”的幽香。清新晓畅的歌词,轻松简单的旋律都植根人心,至今仍在

众多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心中回响。

在台湾,校园民谣的发轫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1975年6月6日即“民歌纪念日”。时代进入1990年代,内地也终于有了本土校园民谣。1992年,从清华退学的高晓松创作了《同桌的你》,歌中带几分怀旧,有几分伤感,“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,谁安慰爱哭的人,谁给你盘起长发,谁为你做了嫁衣……”1994年春天,由老狼演唱的《同桌的你》公开发行。那一年6月央视举办的1994年大学生毕业晚会上,老狼一头长发、怀抱吉他,坐在观众席中轻轻弹唱《同桌的你》,一番轻吟浅唱之后,《同桌的你》红遍全国,成了大陆第一代校园民谣成熟的标志,也是校园民谣的顶峰标志。这一年,校园民谣从地下传唱转到上榜流行,带动了众多校园歌手浮出水面。他们多年来的心血得到大众及业内的公认,这一年几乎成了中国内地歌坛上的“校园民谣年”。《校园民谣I》的盒带也在这一年发行,收入了《同桌的你》、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、《青春》、《模范情书》等歌曲,盒带以飓风般的速度流行起来,高晓松、老狼、小柯以及后来的沈庆、郁冬这些校园民谣创作者的名字也被人们所记住。

与台湾校园民谣的鼎盛期比较起来,大陆这一波热潮几乎晚了近20年,而且显然在规模、数量也远远不及。台湾校园民谣仅传入大陆、至今被深情追忆就有《乡间小路》、《赤足走在田埂上》、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、《蜗牛与黄鹂鸟》、《兰花草》、《小茉莉》、《踏浪》、《橄欖树》等十几首,而真正在台湾兴起的却有几百首之多,且分有不同阶段、不同流派、不同代表人物。大陆《校园民谣I》发行时显然还有连续推出之二之三……的意思,其后却不了了之或影响甚微。到了1996年,一张名为《青春无悔》的专辑可视为校园民谣的继续,接下来朴树的第一张专辑《我去2000年》被看成是校园民谣的一个转折,朴树冷峻的风格让校园歌曲少了几分温情和浪漫,多了一份对社会咄咄逼人的抨击。之后“水木年华”也被视为校园民谣的薪火传递,但其音乐风格越来越趋向乐队化和电子化,金属、英伦、说唱还有电脑编曲都在其音乐中大量出现,校园民谣早就告别了一把木吉他弹唱的时代,主流乐坛中每一个潮流的兴起都会在校园里得到回应与跟进,既然如此,校园民谣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特征混同于其他音乐,以后连“校园民谣”这个词也似乎少提及了。

其实纵观全球流行音乐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史,并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或一种风格可以定义为“校园音乐”,偏偏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,流行音乐在起步阶段都经历了一段“校园音乐”的启蒙时期,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。而在台湾,校园民谣在当地被称为“民歌运动”,有着特殊的时政背景,是一场抵制外来文化、光大本土音乐的运动。那时台湾歌坛深受欧美音乐影响,同时日本歌曲浸染日深。被称为校园歌曲的开拓者李双泽,在一次西方歌曲演唱会上,摔碎美国的“可口可乐”瓶子,振臂高呼:唱我们自己的歌,从而掀起了校园歌曲运动的序幕。校园歌曲起点的标志通常认为是1975年6月6日晚,那一天在台北中山堂,作曲家杨弦以“中国现代民歌之夜”为名举行了一场演唱会,发表了以余光中诗词谱曲的二十一首歌,从此这一天被称为“民歌纪念日”。这场音乐会与李双泽摔碎的那只可口可乐瓶可说是一破而立,从此掀起了一批知识分子投身“写自己的歌,唱自己的歌”的热潮。

起于1994年的这一波校园民谣热潮,显然没有这么复杂的社会背景,它简单、纯粹,一如校园里的青春。青春对于个人是短暂的,对于人类却是永恒的,校园民谣的热潮可以是短暂的,校园里的歌声却是永恒的。■



◇书斋风云

伍立扬

亦谈必读之书

梁启超、胡适、鲁迅等前修在民国初期,相继开列过有关国学、国故的最低书目,或纲领书单。胡适的《中学国故丛书》重要典籍列诗经以还,并诸子百家及唐宋大诗人共31种,面向中学生;梁启超应《清华周刊》之请面向大学生开列《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》160种,后精简为26种,书目与胡适所列近似。鲁迅应许世瑛之请,为青年学子开列学习中国文学必读书,共12种,但包容极大,譬如其中一种是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拆开来不知包涵几十数百种,看这个书单,最可见出鲁迅的个性,是一张有个性的书单,其中尤可看出他对魏晋文章及唐宋笔记的情有独钟。其余,如章太炎、汪辟疆、钱穆等文史大师也都给后学开列过类似书目,

但大都照顾到经史子集诸大类中的顶尖级作品。

对社会、文化的增进,开书单一事均极需要,但是,今之一般文化人于此并无真知灼见,今之名家在文界混功名的,要他开个书单,倘不袭用前贤手眼,相信泰半会不堪入目。一两年前,曾看到一份中青年小说名家各举自己所喜中外名著,那可真叫热闹,其间,我们不时晓得了彼辈眼如何低,也晓得了他们手也低的个中究竟了。

老一輩与今之青年文化盼望的巨大断裂,就有这样惨酷,像鲁智深拳下郑屠的脸,惨不忍睹。开列书单看似信手拈来的简单,实则不然,真人不露相,露相非真人,虽非绝对,大致不差。如梁、胡、鲁等露相也真人,举重若轻,在书单开列一事上也可见出,那真是少之又少。

日前承文友赐问,钱钟书、流沙河等人开过文史方面书单没有?答曰,公开的未见,但也可钩沉出来。钱钟书先生曾给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军官陆文虎当面进过“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书、必读书”,钱先生强调先秦诸子,特别是孔、孟、老、庄、列、韩及前四史、魏书、宋书、南齐书、《宋儒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等等,必须精读,不能取巧。钱先生认为多读多思多比较,自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与见解。

流沙河先生似也未公开标列书单,不过,他在一篇散文《一大乐事在书房》中,说他家的几个书柜分别摆在卧室、书房、走廊,真正须臾不能离的书,则放在卧榻之上,一来居室窄小,一来爱之深切,那是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说文解字》(集注及段注)、《历代史料丛刊》还有《世界史辞典》等等,且视它们为“命根子”!

真正的读书人,“抛书便觉心无着”,“此生原为读书来”,疗精神之饥渴,补心灵之贫寒,非书莫为。但有史以来,书籍之多,汗牛充栋,浩如烟海,望而生畏,所以,选择是必须的,也是必要的。如何选择,真正的读书种子所列书单值得重视,除兴趣好恶外,其间还有甘苦还有思想凝注。■

◇一地鸡毛

王国华

深夜的面条

这个招待所,我本来只想住几天,最多一个月。但阴差阳错,一住竟达三个多月。每天下班我都会看到店主坐在门口打盹儿。店主应该算是中年妇女,说不上老,但她的女儿也已有了一双儿女,每天在走廊里打闹或者哭闹,中午的时候照常吵来吵去。让正在午觉的我常常猛然惊醒。

这个店主有点古怪,有时主动笑嘻嘻向我打招呼,有时我跟她打招呼时她只是抬一下眼皮,似乎懒得理我。一天我看他们一家人凑在厅堂的饭桌前吃饭,才猛然发现店主其实是双胞胎,两姐妹。冲我笑的那个经常穿件花衣服,表情严肃的那位经常穿一条裙子,我是把她们两人当成一个人了。刚开始我觉得好笑,但渐渐的,我和她们的距离又拉开了。我是一个过客,她们是生意人,一分钱一分钱地跟我算账,当初约定十天交一次房租,她们一定会提前一天就一丝不苟地提醒我:“老板,明天该交钱了。”

有一天下了夜班已是两点钟,肚子很饿很饿。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,无论时间多早多晚,都会有一份可口的饭菜等候着我。而现在我是孤身一人,异地为客,那个狭小的房间是黑暗的,除了几只熟悉的蟑螂,再无其他活物。

踏进招待所,一股香喷喷的气味扑面而来。抬头见桌子上有个锅,锅里是热气腾腾的面条,店主姐姐和她老公正吃得热火朝天,他们一边吃一边伸出筷子对我说:“也来吃一碗吧。”我摆摆手说,谢谢,不饿。但回到房间以后就后悔了——我是真饿呀,为什么不吃饭呢,就算吃一碗也没什么关系吧?这样想着,我喝了一杯白开水,吃了几个枣子,暂且糊弄一下肚子。肚子此时已处于混沌状态,真被我骗过去了。

又过了几天,下班时又赶上他们在吃夜宵。这次是店主妹妹和她老公。这二姐妹应该是轮流值夜班看守店铺,长夜漫漫,半夜吃点东西可以提神。这次他们煮的是河粉。看见我,两夫妇同时邀请我吃一点,我说:“那我可不客气了”。他们说客气什么,反正我们已经吃饱,你把剩下的都吃掉吧。于是,我吃到了最近一段时间最香的一顿饭。河粉中还有几个牛肉丸,非常弹牙。我喝着汤,嚼着牛肉丸,心里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感慨。广东人有吃夜宵的习惯,其实此时外面很多店铺都在营业,也有河粉卖。但自家煮出来的东西与外边卖的东西不一样。面前这碗河粉,我能闻到厨房的味道和家的气息,它不但解饿而且解馋。出外一年,还有什么比这更香?

为了表示感谢,第二天我把单位发的牛奶送给总是打闹或者哭闹的两个小朋友。晚上,店主姐姐再邀我吃面条时,我心里坦然多了。狼吞虎咽地吃完,我拿出一根烟递给店主姐姐的老公,同他闲聊起来。他问我有几个孩子。我说有一个女儿。他说:“那还应该再生一个,最起码两个,三个也行,我们广东人讲究多子多福。”然后,我们就计划过生育问题探讨了一会儿。他还说,他们这个店是租的,每年要交二十万房租,自己除了各项开支,几乎剩不下什么,相当于给房东打工。我说既然不挣钱,你们可以不干啊,他回答:现在工作难找,我们能干什么?好歹有个生意支撑着,大家还有点事儿做。招待所附近有十几个工业区,街上的男男女女几乎都是产业工人,他也想当然地认为我是其中一个。店主姐姐问我在哪个工厂上班,我说在报社。店主姐姐的老公立刻说,怪不得不上夜班,你们每天要印到很晚吧?他以为我是印刷工,还问我印刷报纸的流程。接下来,我们各说各话,虽然是鸡对鸭讲,但望着那只空空的碗,回味着刚刚咽进肚里的一碗面条,我还是感到心满意足。我们注定是彼此的过客,不过有这份小小的温暖,我心足矣。■